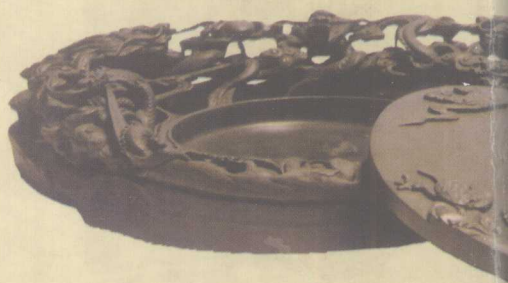


【宋】王十朋 著
梅溪集重刊委員會 編

王十朋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王十朋 著

梅溪集重刊委員會 編

王十朋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十朋全集
〔宋〕王十朋 著
梅溪集重刊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1.25 插頁 12 字數 790,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500

ISBN 7 - 5325 - 2347 - 0

I · 1189 定價：88.60 元

前言

乙亥（一九九五）臘月，接梅溪集重刊委員會主任王曉泉先生函，囑爲梅溪先生集重刊作序。初覺慚愧，再思爲難。平生好學，涉獵雖多，但於文字辭章固有自知之明，實難爲前賢增輝。況梅溪先生文集，在南宋初刻，已有晦菴朱熹先生爲序。歷元、明至清末七百年來，學者推崇朱夫子爲儒學之大宗師，余小子，豈敢作添足續貂之舉，殊覺未妥，且亦慚愧。如依古文辭先例，爲人書序，勢須擷其生平及全集之內涵精要，而梅溪先生全集，我實未窺其全。且從其平生之學問、德業、事功而言，則先生之功名，已爲南宋第一狀元。而先生之德行政績，概詳於晦菴之文，復何所言！況處今之世，用古文辭表揚先生，則我於古文功力不深，而以今人觀之，亦徒似古人殘唾，無足重輕。倘用語體文出之，似乎對梅溪先生不足恭肅。故爲難再三，不能下筆。迨丙子（一九九六）初春，又以樂清市政協領導通過次子小舜多次催促，遂覺再三延宕，有所不妥。於是，乃強起捉筆，不自慚拙陋，改序文爲前言，庶免塞責之難。

溯我中國歷史之養士，自三代至周、秦之際，姑不具論。爰西漢以來，自武帝時期開始，初建賢良方正選舉制度，以及設立五經博士，重視儒學人才，而儲爲國用。東漢後，復有太學之建

立，使儒家學術囿於王權政治藩籬，奠定基礎而牢不可拔。從此歷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之間，約七百年，範圍天下士子之智識才氣，奔走於生活衣食，競逐於功名官職，捨此之外，別無他途。

繼而李唐王朝初建，唐太宗綜合隋朝經驗，建立考試制度以取士，詡稱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雖似躊躇滿志，而容有驕恣之妄，要亦並非虛語。唯初唐考試取士，旨在變革自兩晉以來至南朝六代之間辭章奢靡、言不及義之弊，但仍未完全脫離詞賦文華之習。故自中唐以後，勢之所趨，而有韓愈、柳宗元輩提倡文學變革，注重文以載道，言以達理爲宗，因此而形成唐、宋以後中國文言文之風尚。實則，所謂古文者，即等於唐代以來之語體，稍加文字理則之排列飾刻而已，並非矯揉造作，別有復古於周、秦以上之趣。故唐代士子因考試而取進士之疇者，固皆首重韻文之詩賦，形成有唐一代四百年來之詩律風氣。文章體裁，大致皆步趨於韓、柳格式爲尚。柳宗元推崇韓退之，後如蘇軾譽愈，則有「文起八代之衰」，另如「一言足爲天下法，匹夫而爲百世師」之贊，亦非徒爲虛頌而已。然由考試取士而一登進士之榜者，其一甲首名，唐人俗語稱爲狀頭，即爲後世所謂狀元公之始。

從此自唐末五代亂後而至於宋，考試取士之制，一如唐代而稍有損益。初在北宋時期，有十科取士之法，但隨時復有變革。至宋仁宗時代，又有意廢置明經學究等科，進士並罷詩賦、貼

經、墨義，但各占治五經中之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其大略如此。又明詔建立諸州、府、軍監以及縣學，即以孔廟或縣官屋宇爲學校。仁宗臨政四十一年，所擢賢良方正傑出之士多人，如富弼、張方平、蘇軾兄弟等，後來皆爲一代名臣。然而遭逢時勢，有幸與不幸，誠如蘇軾所言：「其志莫不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進有先後，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疏。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

後至宋神宗時代，重用王安石，甚至考試取士所用之經義，論語、孟子等章句，都明令取用王安石之注解爲是。一如元、明、清七百年間四書之注解，盡以朱熹之說爲準。幸而梅溪先生生於王安石之後，卒於朱晦菴之先，其學主治春秋，以致君盛德爲旨，以純臣之道自處，故終其一生，並未捲入南北宋政治學術之黨爭，豈非得天獨厚，大有幸歟！

我自束髮受書，即嗜好史書，然每讀兩宋歷史，既喜其文治之光華，而又憾其三百年來鼎折足之局面。壯歲抗日軍興，雖戎衣行役，而篋中猶未離史冊書籍。當此之時，爲時勢所刺激，常取宗澤集、辛棄疾九議及其美芹十論讀之，藉以瞭解南北宋間國破家亡之故。即依孔子著春秋之義，大膽下一定論，認爲南北宋三百年間之宋朝，並不足爲中國之統一王朝，只能承認其爲歷

史上之第二南北朝而已。尤其自康王趙構倉皇南渡，泛海到浙江，栖栖皇皇，反覆趨避於定海、温州之間，最後，勉強強定都杭州而即位爲帝，是爲南宋高宗。

當高宗之初立，即如北宋時期趙宋先祖之量，不以規復中原、統一中國爲職志，朝野皆以迎回徽宗、欽宗二聖爲號召，尤使高宗心悚不安而難宣之於口。故在建炎之初，即起用秦檜爲相，即已內定和議苟安之策。迨帝位政權稍安之後，即又改年號爲紹興，數年之間，民族忠臣李綱罷相，宗澤憂憤而死，曲端屈殺，韓世忠避隱西湖。又於紹興十一年示意秦檜而公然冤殺岳飛，使敵國快意而置朝野痛哭於不顧。故梅溪先生有「斬姦盍請朱雲劍，射敵宜彎李廣弓」之句，或爲此時之作。然高宗却師法其祖先真宗遺風，大力提倡文治，以安定人心，牢籠天下智士而杜其悠悠之口。即詔理學名儒程頤直龍圖閣，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置博學宏詞等科，再又恢復北宋時期元祐十科取士法制。又親寫六經，刻石於太學。其時，南宋之太學，並不同於漢代之太學，更不同於現代之太學。實爲帝王朝廷直接領導之人才培養及研究機構。且太學學址，即用岳飛故宅，誠爲歷史上絕代之怪事。紹興十三年初立太學，十五年冬，正當梅溪先生三十四歲之壯年，得赴補太學，應爲極一時之榮幸，豈獨樂清一邑，或温州一郡之慶喜而已。但以人情遙測，恐梅溪先生當時心境，傷時感事，必有難已於言。後世學者讀先進文史，應於此等處別具隻眼，方不負梅溪先生之志學，不僅以狀元之冠蓋概先生之生平而爲足也。例如，前人有詠

南宋末期文天祥兄弟之詩，以大庾嶺梅花爲喻云：「一樹梅花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笑他北去留承旨，也是南朝一狀元。」

梅溪先生三十四歲自赴補太學以後，功名蹭蹬，並非一帆風順，此尤爲學子應所惕厲，當效法先賢，決不奢望少年即春風得意，躁進冒率而自負平生。先生赴試，贏得狀元時期，已在高宗紹興二十七年，先生之年，亦已四十有六。此爲高宗親自主持，策試進士於朝廷之上，以示考試公正。先生當時對策萬言，御策親擢第一。高宗又詔：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人云云。即此已明白表示王十朋是我天子門生，狀元第一。師生如父子，況且又是君臣，當然應深體尊長之心，不可隨他人同流合污，主戰而不主和議政策。後世治學讀史，應從此等處一覷，看破高宗當時權術。只此一著，即使梅溪先生後來歲月，但能做一純臣，爲官清正，爲民盡職治事，而難違背君師意旨，諍議國是，此其心志，當更有難忍能忍之隱矣！後來曾爲孝宗尚在儲位時講學，儼然師傅，而自古身居宮廷政府高層決策之間，事關密勿之機，尤其更難率真。先生當有如北宋名相晏殊之心聲，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慨乎！

迨紹興三十一年，先生已任秘書省職，乃可正式參與朝廷大政。審度時勢，舉國臣工，久已習於宴安，絕口不言規復大計。適因高宗與朝臣個別輪流對話，先生即乘機提出，與金人和約決不可靠，力陳備戰之要，且建議起用張浚、劉錡等將領，布置防禦兵備。其時宮中府中，君臣

師生如何對話，事關當時戰略機密，其詳已不可知；而高宗却因而感悟，一反已往作風，似有備戰勇氣。但先生即遭遇當局及同事官僚極力反對。古今中外，高層政治權力圈內，往往比仇敵戰場更難應付，此即東坡所謂「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嘆。於是先生決心辭官去職，而高宗尚不批可。最後，勉強調職管理趙家皇族主官，即所謂大宗正丞，因此職位仍可隨侍皇帝左右，便於諮詢。而先生終不安於其位，再三求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史載時在五月十八日去國，即此一重要公案。崇道觀者，乃道教廟宇，宋代名臣退休，每每得管僧道廟宇，坐領養老退休薪俸，等於現代高級領導官員，退休後出任某某公司董事長，同是一樣做為閒散之人，是亦古今同例，未免啞然失笑。例如北宋蘇東坡，即終老於成都玉局觀，其餘名賢，有不勝枚舉者矣。

自先生去國之年冬季，金主完顏亮南侵，宋高宗擬親征之歲。當是時也，完顏亮驕妄狂悖已極，視南宋可一舉而亡，猶如今世抗日聖戰，日本入初擬以三個月之期，即可亡中國，等同一例。完顏亮曾有詩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十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孰料金兵南下，即遭遇虞允文防禦長江之戰，而使金兵大敗於采石，完顏亮趨走揚州，終因部下叛變而喪命。此即南宋高宗立國以來，歷史上最有名之采石之戰，也即是書生報國，虞允文永垂史冊之公案。史載：「戰後，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我人今讀歷史傳記，仔細用心，即可

知采石之捷，虞允文一書生而立功於千古，而忽略南宋第一狀元王十朋，事先力勸高宗備戰之預策，殊不知運籌帷幄與決勝千里之功，始終出於兩書生之手，洵爲奇跡。

采石捷後，即梅溪先生去國之第二年，亦即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於孝宗，號稱太上皇而頤養天年，此亦歷史上宗法社會王朝最有趣之故事。因南北宋三百年來之趙家天下，初由宋太祖趙匡胤與其弟趙匡義創建王朝，兄弟二人，秉趙母遺教，做皇帝應兄終弟繼，永垂法式。但宋太宗趙匡義繼其兄之後，即違背母囑而傳位於本系子孫，直到高宗無子，始以王位傳授於太祖趙匡胤一系七世孫，是爲孝宗。古人講儒學，主信宗法社會之孝道者，視此非人力可強求，而難以思議之法則，固曰天命矣。然孝宗趙育（本名伯琮）終身奉侍宗叔太上皇之高宗，極盡孝道，尤勝親生，此史冊謚號稱孝宗之謂孝也。梅溪先生，曾於孝宗初立爲王時，奉命傳習詩書，故孝宗即位，即重召先生復起，嗣後歷任各職，均見於先生本傳及年譜。是年，亦即史載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兼書記辛棄疾渡江來朝，朝廷並未起爲重用，後來即永留在南宋，徒使一文武兼備之才，立志規復中原而終難遂願，卻以詞人名世，永爲後代文壇景仰，抑何可嘆！

當孝宗繼位初期，梅溪先生之再度出山，仍然反對和議，主張用兵而清復中原，且再薦張浚。但因有符離挫敗之事，張浚被貶，先生亦自劾再度去國。以後雖亦有出任方面，大致已見國事之不可爲，常示謙退，其遯世無悶之思，仍不忘情時事。由此以觀，終梅溪先生一生之立身

出處，所有抱負經綸之才，皆因高宗曰「此朕親擢第一狀元」之語，而被困於謹嚴恭肅之行，貞守於純臣循吏之間，難展所志。先生世壽六十，可謂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而高宗則終以太上皇之身，得遂其優游歲月，無所用心，却遲於先生十四年而崩。生於帝王封建之時代，居人臣之位，誠非易爲也。

以上因爲重刊梅溪先生集而作此說，是歟？非歟？但述我之所見而已，不足爲訓。而生當梅溪先生時代，亦即南宋王朝在杭州建都之盛，因梅溪先生爲第一狀元，使人聯想其同一時代在歷史上各有千秋、各有成就之人，不勝枚舉。理學名儒，如朱熹、張栻（南軒），著作如呂祖謙（東萊）、楊萬里，詞章如范成大、辛棄疾（稼軒）等等。人才輩出，蔚爲奇觀，此亦兩宋王朝特別注重文治，尊重文人之結果，實有可觀。此外，如後於梅溪先生時代之詩人陸游（放翁），同於先生時期之女詞人李清照，統如牡丹、綠葉，互擅勝場。或如諺所云：世亂才多，固有所以然乎！後起之秀，研讀先生文集，放眼當時人物，應別有理解之處。至於故鄉父老相傳，梅溪先生乃雁蕩東鄉一高僧轉世之後身，人或不信，我則疑肯其說。生前身後事茫茫，三世因果之理，智所難詳，先生有知，亦但爲之莞爾云耳！

丙子（一九九六）年清明後學南懷瑾叙

重刊說明

一、關於版本。王十朋梅溪集，成書於南宋乾道七年（一一七一）之前。據汪應辰王公墓志銘稱：「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卒後二十一年，紹熙三年（一一九二），由其子聞詩、聞禮，合前、後集並奏議五十四卷，銀木江陵，朱熹代劉共父序，是爲宋紹熙本。迨明正統五年（一四四〇），又有劉謙、何橫據宋紹熙本校刻，名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是爲明正統本。而後至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又有唐傳鉉重編本，名宋王忠文公文集，按詩文體例分五十卷，又年譜一卷，目錄四卷，後稱雍正本。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二）編纂四庫全書，將明正統本梅溪集收入其中。其後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曾按雍正本重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張元濟編纂四部叢刊，將明正統本梅溪集影印編入其中。民國期間還有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王忠文公文集五十卷。此外，歷代還有王十朋別集、詩賦、留墨、尺牘等等。宋本梅溪集早已無存。這次點校，是以明正統本爲底本，以清雍正本和四庫全書本爲主要參校本。校勘以校是非爲主，酌校異同。凡底本有誤，改正有據，則改正底本；疑底本有誤，而證據不足，或是非難分，則不改底本，只注存異；底本有缺字、衍文，則予以增補刪削，凡明顯錯訛字、避諱字，視具體情況，或出校，或徑直改正。校記直接置於出校

字之下，內容只限結論和版本依據，不說明理由，不作引證。

二、關於編排。舊刻諸本的編排各具特點，亦各有利弊。正統本偏重時間次序，雍正本則偏重文體分類。本次重刊經慎重研究，欲蓄兩家之長，將原前集、後集之詩與文分別歸納合併，成爲「詩集」、「文集」兩大部分。原後集的詩與文分別置於原前集的詩與文之後，原卷首之「廷試策並奏議」，則放在文集之首。調整工作以不打散原卷爲原則，調整後詩集二十九卷，文集二十五卷，都五十四卷。

三、關於輯佚。這次重刊，我們花了大量精力作了舊版王十朋集子以外的佚詩、佚文的輯集工作。材料來源主要是有關地方志和有關家族的宗譜。其中所輯王十朋詞作二十一首，乃據中華書局出版的唐圭璋先生主編之全宋詞錄出，謹此說明，以免掠美之嫌。

四、關於附錄。爲方便研究者掌握有關資料，特輯附錄。主要內容是舊版梅溪集之序、跋、譜、記、歷代史乘、名家對王十朋所作評論及贊美詩文，與王十朋有關的人物傳記，及王十朋家鄉的有關古跡記載和軼事傳聞等。

輯佚及附錄工作範圍廣，工作量大，限於水平和能力，容有脫漏，或有失允當，統祈專家及廣大讀者指正或提供新的線索。

五、關於書名。這次重刊在編排上作了重大改動，又在輯佚和附錄兩方面作了相當數量

的增補，故書名定爲王十朋全集。

梅溪集重刊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十月

目錄

前言·····	南懷瑾	一
重刊說明·····		一

詩集

卷一

畎畝十首·····	一
觀國朝故事四首·····	三
漈漈岸下水·····	四
宣和乙巳冬大雪次表叔賈元實韻·····	四
傷時感懷·····	四
駕幸溫州次僧宗覺韻·····	五
次韻劉謙仲見寄·····	五

目錄

送凌知監赴玉環次覺無象韻·····	六
答毛唐卿虞卿借昌黎集·····	六
辛亥九日侍家君同孫子淵子昭子 尚登高於家之東山時菊花未開 坐客皆以爲恨至十月望獨步東 籬下見前日青枝已爛漫矣東坡 云涼天佳月即中秋菊花開日乃 重陽不以日月斷也於是命酒肴 呼隣里飲於叢畔云·····	七
次韻季仲默見寄·····	七
題湖邊莊·····	八
湖邊懷劉謙仲·····	八

寄孫永之	八
寄毛虞卿	八
次韻虞卿送別	九
次韻劉方叔見寄	九
寄方叔	九
潘岐哥	一〇
贈余取新	一〇
次韻咎監務早梅	一〇
寄賈一節	一一
孫子尚過明慶以詩見招未及往次韻	一一
送子尚如浙西	一一
懷子尚	一二
樂清僧寮有過客錢之翰題二絕有	
傷時之嘆因次其韻	一二
讀親征詔書二首	一三

卷二

次韻題曹大夫懷忠閣	一三
聞韓帥世忠退保丹陽遠近憂懼州	
縣議結鄉兵以備不虞間巷少年	
貫弓走馬若有得色感而有作	一三
和劉方叔溪上一絕	一四
和方叔見贈二絕	一四
得陳商霖書	一四
昔與南浦劉謙仲大梁孫子尚游自	
劉死橫陽孫亦有浙西之役交舊	
零落爲之慨然感而有作	一五
次韻李刑曹病起書懷	一五
又用前韻	一五
送曹大夫赴行在所	一六
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	一七

答季仲宜名誼·····	一八
夜聽雙瀑同劉方叔毛虞卿聯句·····	一八
對月同方叔聯句·····	一八
游簫峰·····	一九
題雙瀑·····	一九
送劉方叔兼簡全之·····	一九
送陳商霖·····	一九
書卧書懷·····	二〇
用前韻贈劉全之·····	二〇
有客贈酒同舍終夕盡歡復用前韻·····	二〇
復用前韻·····	二一
戲酬毛虞卿見和·····	二一
懷歸預別同舍·····	二一
寄僧覺無象·····	二一
覺無象和·····	二二

目 錄

秋日山林即事次叔父寶印師韻·····	二三
和懷孫子尚二絕·····	二三
季令生日·····	二三
徐丞生日·····	二四
思友·····	二四
縣學落成百韻·····	二四
送劉方叔季文游雁山·····	二七
游西岑遇雨·····	二七
幽居三詠·····	二七
修竹·····	二七
黃楊·····	二八
丁香花·····	二八
鄭丞生日·····	二八
縣學別同舍·····	二九
次韻曾尉易任青田留別·····	二九